楊忠烈公文集

楊忠烈公文集卷六

覲陽李贊元望石
閬中鄭覲吉賓侯甫
雲間陸鳴珂天藻甫
仝叅訂

書

與李方伯

客秋一對顏色殊快生平別後穩臥深山日惟共父老子弟泳游化日之舒長蔭庥棠陰之濃蔭頌禱星在上我儕小人殁得我所也但未敢時快披覩殊深

懸念耳茲有啓者敝縣有累民苦事萬山不通舟楫南兗解戶破家與無田代納武昌子粒也前面台光時曾懇恩轉達爲應山酉䘏矣今南兗二糧奈周公祖議將二米每石折銀五錢派搭官軍月糧以月糧付官軍代運軍民兩便是乃仁術也蒙二臺批允但藩司公查議輕賫蔴木二項此自有理但改折原爲應糧累耳應山米賤當秋成時每石費不及三錢即足辦納今改折五錢解戶可免破家而納戶未免見多今輕賫蔴木旣不能免或于正米外及贈耗類再

役不淸除明白𠍪後別生枝節則小民辦納苦多一年幾家觧戶未必見德而通縣納戶之累覺未減反增矣敢懇台臺于覆詳中明白豁除增耗斯應人子孫世世戴恩無量更得一題可乎秖以山縣不通舟楫例應改折應山南兊不滿二千爲數不多題改亦易前楊近翁公祖語應山云漕糧解早當年目擊穩知其爲數不多今當徑改爲便通融之說反多周折此仁人之言也不虞府詳到廷未得一結前恩事如有待仁天造應山百世之命也若得徑題兊多周折

更在造化心造化手一斗移耳又應山代納武昌無田子粒一項無田矣而納子粒且不輸之公家而代武昌官軍閏月之費且武昌又年年未收祗存其名資奸軍積書年年巧爲侵牟地耳向一爲應山面訴而事在縣縣無人承管又隔在兩府中無關切細思此項共有九百餘兩三年兩運除應山無田而在別縣有田者儘足支辦昨撫臺面言謂此項應山旣未解而武昌又未收不如扣作新餉亦可少甦民困此不過去武昌之虛名而予應山以實惠矣千載一時

敢懇老公祖主張而力有以贊其成此恩在萬世三
瓖三槐自有報之者矣

再與舒按臺

日者黃雲啓瑞淼律回鈞澽等全楚子民樂遊化日舒長又與時俱淼矣但盈盈一帶未能借堂前盈尺地一布庭私並問三槐三環新祥耳做邑南北二米折色蒙恩預神撤下道府並面諭本府速詳以便早題小民日鼓舞以待厥幾山鄉百世之累于今永脫矣今本府止議北折而南折猶俟再議此愼重至意惟是漕糧折色雖在南而不在北今題將北米通融運軍抵解不失本色即帶題南米徵銀解赴南倉搭

給官軍尤爲便而且易總一題以便民也今南米又須另議雖台臺不厭煩瑣爲應山造命未免多費一番精神而雲霓之望統釣更須大人早睨東方之不能久有裒衣此一方疾痛誰爲天地父母叩之得應顧之得憐不肖自念應山四十餘年始于漣倖一科第日擊梓里疲累困苦庶幾邀倖叚折亦消得四十年迴邑氣運偏于一身故于吏書前下過小心費過禮物又幸仁人在上皆爲小人造福以爲事可得當矣畢竟二米不得並折故不覺感知已之恩而繼之

以淚下也今後難復望矣其無田子粒一節受累自
永樂初年至萬曆九年始編入條銀通縣均賠雖四
百餘兩均之六千石內每石不過七分然而損一分
民受一分之益况無辜之供祗作武昌不惡之用昨
讀台臺檄文眞一字一珠庶幾應山得見天日而武
昌衛官猶以無田字疑爲吏書磨洗之奸希得該衛
一勘一勘自妙但委本衛軍官事自延推且通縣事
誰爲供應打點恐又成不結之案庶幾得委武昌刑
廳德安推官公同王縣體查詳確易于結局乃銀至

四百餘兩須田二千餘石豈一家一處可以隱瞞通縣誰肯安心代納令入種無糧之田乎惟台臺速委眼前便可勘結也

與糧儲楊道尊

久失省候黔事務擲候轉餉關中昔當事者未有得當計酋有在台臺月中耳此黨分勢渙散之酋不足當指顧而定無奈廟堂之上所推轂若督若撫者皆明不及鼎藉十萬甲兵令此酋遲受我數月戎索一人南顧之憂撤省震鄰之恐不得早就安帖耳大率于今實能辦事之人不肯于臨事爭先而不能辦事之人每多于緣引妄任妄任卒以日敗辦才不能成功總是遷延受之只可憐明主與窮民受苦矣于今

辰嘗聞聞有伏莽生心果定如何而安酋之九月圍城城自屹然不下果報酋叛者能爲壘子守而張許拒乎而此酋亦畢竟作何收拾也敢一請問以開迂憂至于應山二兌難苦事蒙恩欲與徑請兩折兩臺並肯留心題請但本府過于傾重只肯于北兌通融改折南米又聽除再議遽妄意改折之難素在北而不在南亦以地方不遠水次五百里也今應山二兌亦千萬宜改折色今既題北米以月糧抵解即帶題南糧徵銀解倉搭給官軍于事甚便而易今云再議

不惟多費事體一番且恐當事未必長留地方誰爲
天地父母呼之即應籲之即憐如老公祖仁人恐應
山南米自此無復望折矣台臺垂念并祈破格留神
造命于薛公祖處力言南米改折帶入題北米通融
之後于法于理俱爲不妨倘得二米俱折亦不罔千
載一時特遇老公祖一番也

與薛撫臺

應山米折事現有糧道覆行得以永詳一年損幾戶破家但藩司書吏無厭須得一題乃可永久蓋運軍既利于民領米而水次倮欵與應山作吏會城者更利于糧戶到家常規之外更有詐騙自應山有改折之文此曹各出銀錢交通藩司糧吏百凡沉閣推駁公祖幾番督促道府費盡苦心始有通融之議得蒙批允矣不肯漣以不忍維系傾累事亦下過小心費過禮物終非諸藍所喜也若非畫一題明必至參生

枝節使應民不得求利而反多費究竟台恩不得永
行矣查得南糧無運官亦無月糧原屬民解苦政在
一解耳須得一題應山深在萬山中漕運艱難聽令
改徵折色北糧銀給運軍月糧領折銀之官即以應
支月糧抵解同輕賫南米許令折銀解赴南京搭給
官軍庶悉可久沾而軍民兩便矣速又以爲均一題
矣通融不免反多周折應山北米不過八百南米不
過一千一百南米極便折色而北軍領糧一石買不
過黃錢二百四十文亦利於折此老公祖所稔知也

且爲數無多不過鼠耗之餘改折不爲破例矧照漕
糧通例每石折銀七錢一了百當未知老公祖台旨
何如迹本當摳趨請命而請告尚未得旨不便出門
逃之而府道正在覆詳又不容緩而失事故不避煩
瑣如此總之高明仁慈之前不妨心腹直剖且迂爲
鄉里釋累又仁人所必憐也況千載一時豈容濡恐
請有台旨然後向道府確詳也

再與督糧道

南糧一事非應山原該本色今突欲改折也深在萬山不通水次正當折色但隸在水鄉當時未及細勘槩入本色額中今弊極年深禍蠹日甚下苦始得上達且爲數不多南倉折色更便雖昨南道新有南糧不准改折之說然爲南京倉米當預多積不得以米多陳紅輕議改折以那別用如遼餉題請改折相濟之事非本倉本用不聽通變之謂況數目不過千餘改銀搭放軍人更是爭前樂領者事屬萬便恐按臺

未悉此中底裏或有疑難之端故一附問以便問時

轉達若撫臺固已蒙先悉心于此矣煩褻萬罪

寄梅長公

弟聞之欵段而游下澤原不病其爲馬也惟欺九方之目詭雄駿而濫天閑至于泛駕敗轅將人益簡賤之矣此弟今日之懼也接得手教規勉備至捧誦字字師保願服膺弗失或可奉以匡其不逮弟不知傳而能習否今人好作時文與奇文都病在名上起見朝廷設言官原非與言官以爲名也但向設言官初意起見即愼嘿不爲韜藏慷慨不爲激倖要于當可無負設官初意耳若夫隨風逐浪使一帆風起趣時

趣究竟于國家無些相干而旋亦身名俱敗何爲者
眼前近事凡講一人先不論賢與不肖便問是那一
路人亦不問其能爲用與否又問其走那人路如其
爲那路便謂之邪黨更不問作何邪事當中國一統
之時人臣比肩事主之日而作此藩籬亦大可痛矣
稍爲公中域外之論又便謂其走兩家路其君來謝
教招尋同志似難言之矣觀勘未定尚不敢以復明
問攻事尚悠悠未定攻後之事則一毫未辨弟欲臨
時觀理一應追而後起不先據一題目而不肯迂腐

心腸大都明目而爭者須爭國家大利害與大奸惡事只論理之是非而不問意見與同人只論品之賢不肖而不問門戶歧向疏草期于說明事理不主于作文章如此而已吾兄何以教之翁完老深沉詳慎弟亦深服其能持也但以攻事未定不便數數與之深言攻後或可時相討究也

與游肩生道長

國家一片邊疆盡從節鉞之臣只是挨貢壞盡世間不多有用人材盡從門戶之中彼此葛藤纒盡今世界已被此兩種相仍相循弄到事勢岌岌矣而濟變之法用人者尚不見特達一些而持論者尚不肯放寬一分接得手教知翁臺一片深心令人讀而欲泣喜而欲舞當事者各有此心何愁社稷不磐石耶哉非弟漫語台翁當不以弟此語爲漫遼陽之事未必彼與阿骨打畢竟是應者失着總之不得人揀將練

兵出奇制勝但取兵滿官滿俟彼之自爲安慶緒不求戕之爲郭令公李光弼也譬如病未必能殺人而淹淹纏纏好歹聽其自便難道此病便無治法只是糜粥將理一身白肉消索都盡他症再出如何下手重慶之變亦他症再出之一端也肘臂傷重漸延胸腹此處一容潰決腸胃胞絡又作何救護翁臺速之一字真今日不俟終日之至言矣大率計東西二事者都只要多兵愚意多兵只須有其實不可有其跡亦須止借之爲用而不以之爲主而我之爲主者又

不只在一兵多專主愼重也川事不厭用土司而土
司亦不當示之以太重而示我以可輕夫我之不可
以輕存乎其主之之人是又不在調七省兵鳥合與
強從未必濟用且合在何時故東事不可緩然且講
支持心事則火已蔓延林木燃在鬚眉間手眼停劉
不得亦須手疾眼快當場提生揳法若待救西江及
全靠外人與止人衆挨擠都非勝着此事斷非翁臺
收拾不可即以淮南與揚州兵往當亦無濟不肯前
共張斗嶽長安時曾言遠事關係社稷安危辦此事

者須得通天地格鬼神之人但在成功名識畧局量所以立功而況其止于龍舉自封翁臺之言不謀而合天祚皇家名世亦不虛生中與大事終願翁臺好爲之若不肖弟非無漆室女之憂而幹濟之具惟日夜焚香願大人治平天下得與天下人共樂太平已耳

寄羅山畢太守

憶霞榴關艷時一通省候今忽霜蓐呈姸矣想念如何許台履端居多暇咏言高堂好風佳月時在竹榭花欄台從暫以閒情勝韻招攜入錦袋緗桐于徐春遊可知此蒼生屬望之身當益以精明強固預此全力嗣是出以秤平當世之務揮以斡旋造化之機直股掌間耳彼夫民歌襦袴士仰斗山此又熊轓借轍之餘不足爲左右道也毗陵雲望已久台從幾時發夕乎想是梅柳之間載陽春以破寒江也弟羁滯長

安履無能一望後車淸塵矣羽便肅此代候不宣

常熟寄高貴大兄

吳門別後不知夫馬長途俱便否計抵家平安與一家俱安吉也弟在縣中又新清出學田影沒民間者再得三百畝取稅契銀一百二十兩買書置尊經閣又查出櫃收用重法馬收納戶銀核出侵二千餘兩申究上司今以修府塘堤約四十五里俱議作石剣岸費可八千金竣事又是弟費心費力爲常熟人作隷奴也前打太監舍人事太監有牌來提典戶盡舍人捏恕爲典戶誆禀及貴來赫我云不解人會兩院

恭處縣中書吏及鄉紳與李白屋及崑山長洲都出來云解一典戶與他打幾板了事弟亦不肯下也爲解一典戶猪狗無厭定傾此一人家且大傷我體弟與之一回文敘說縣官不曾打舍人是打奪批攪解光棍與戶鄙吝不情本縣諒責此不過縣官投文打人常事不敢勞督府費心免解又與之書大率不激不隨以玩弄之又執其負痛處揄挈之且自說我是如今國家第一有用人不怕利害不要錢男子當下有爲國好賢之心當服我薦我如何以沾沾一舍人

故嘗過天下淸官天下將謂臺下何適烈思齋與太監有往來此老與縣吏同去說稅府謂常熟是沒搭煞人好尋事的他做窮秀才回去是他本心兩衙門誰肯放稅府過太監中恐亦有乘機奪此差者此亦弟變之語意如此彼監遂回我一書求我問典戶一罪去完事復上司聞之謂常熟撩虎鬚不動聲色而虎之咆哮自弭此李道尊共府尊語也後于如菴共高景逸謂常熟此舉初却是美藍尾而忘其毒猶屬輕意一時至蠆怒矢相向適來徑身當之不避處之

有方我之神自定彼之毒自消于無所加是真男子作用故人難之英雄須看當場于生死切身禍福轉眼利勾不動威壓不動更名撼不動方是真鐵漢常熱公如不要美餘不聽人情是俗人難事儒者小行硬不謝薦是窮神勾當而如處任子事仁義兩著今稅府事智取雙用看着容易試使中人及無大學問人當場便有許多意氣許多周張言已便鼓掌大笑我兩人原不會面諛人却是善蒐人骨髓如何如何弟間向云其實不知爭讓千乘之名而好于簞食豆

蕓見色者乃知吾人舉事一差便有若干人看覷其實打舍人聽畢竟是輕意好做惡人今反落得一場好話頭耳本是混帳迂儒反爲人多加一分眼目相看又是大苦事如今議華稲山猪稅上人大相許可然商人之所快上官之所許不免又種妒根也奈何奈何

寄孫漕院

婁江一通省侯卽濶絕于今矣江南人借恂未能思召倍切且曰丰神氣骨終是楚人月在虎丘風清震澤也而光分夢澤何如若夫家兄鄉里迂儒邀恩卵翼其弟之感鏤在心又可知矣于今兵役繁興覩瀾爲急漢廷重借鄰侯夫亦曰軍國之寄命在焉且江淮重地豐芑上游非預圖十萬甲兵固不可耳則決決大風張何但楚弟引領卿雲扃勝手額運官之便肅此代候一布積依惟台照在

失題

憶當年過從領教肝臆披傾都不作塵間語至今遺韻素懷猶宛宛心目也却念別來入境日勞入延日俗入心日遂入人情日顧忌回想以前相對清言軒脫世諦便如引首遂來陷溺水三千丈矣忽接手教披讀若對又不勝山椽隰苓之想也易水卿雲斐亹如盍何當披覩但有遥馳

失題

台臺于今英華慷慨奇男子也妙年積學不用以讀中秘編國史而顧以用之冷曹此俗吏用舍之過也眼高韻遠未可一世落拓林泉而牢騷磊落之意有所用其不足於詩篇縱酒間品高與俗人絕而世亦於雲際望與人矣不肖逮于蒲城幸接顏色御李之緣一快平生已而望珂里咫尺過門未入終于傾倒私衷有勞夢寐又真是缺陷世界也接得手教披讀如對仍長者無我鄙夷顧不肖何以當之至於縣官

用人尋常無論每每格破而事無濟官增而蠹愈開
實有濟有用者往往格而不及汝敝而未得上治平
之業恐猶未可與也烈與才以濟實用只在機會湊
合尚諭敬識之不忘

與鄉南皐

年來正人君子爲彼驅除摧折殆盡但有畧爲朝廷盡力畧爲職掌營心者亦必俱以非我族類釛而去之至令二百年來完全國家兲得破壞如板爛杙朽之舟舟中人物俱盡奄奄將就沉沒矣今雖呼號三老長年于拍天風浪中豈必有濟而當時使鍿墻鐵壁之舟至此極者又各已安坐旁覸而又惟日幸舟之沒此時幹濟傾危以成中興大烈又未必止以才情氣魄及骨榦品局勝也須有大學問者乃有大經

濟當今之世舍老師其誰益惟能了巳所不及救檢
者力有襟含後能於今所不能措手者妙有提挈老
師固巳三十年來有餘瑩有餘滢矣天之生也與天
之晋以儲今日也固當有意老師其亦恐無意乎廟
言早出以襟領衆正同心協力爲少主撑持無使祖
宗虛養士之報于今日耳真切真切

答同門

都門相別幾時三春每念老年兄介石之守掣電之才沉淵之識棠蔭在嘉陵口碑在長安愈久愈明雖一時直道之偶乖公道之偶混而出來功名之場退一步更爲進基曲一分乃直尋丈彼悠悠之子善逢迎工捷取者而究竟常伸之直道常明之公論自有除在此而乘在彼者弟能爲務以待老年丈直須盡其在我需之矣佐郡之鼎望甚隆晉起京卿即在此非弟虛詞也弟兩年以來涸涸長安無所事事錢成

疎懶一切音候都缺老年兄處尚歉題梅願從者先我繫雁弟則愧矣感矣至于弟謬擬梧垣實處非據職掌甚重何以不負一人以無辱同門氣色老年丈恐無有以提誨我而鞭策我使無速卽于戾耶引首企之盱衡望之矣使回肅此代謝並布私衷遥望城頭一派荷香想見使君芳馥弟無由從之一移蘭槳對君子色也過承莊啓大賚錦心弟不敢承又不欲于同門兄弟但抄奪啓相答惟左右鑒宥如何

失題

趨炎趨熱忘却做官本領滔滔而是矣乃天下事功名有數由我趨避不得小人枉做小人君子落做君子行吾所是以職掌還之朝廷升沉聽之命數是非付之萬世公道此年兄不易之論也何止弟奉以終身當與有心共之年兄今日不出非是謂不可作功業安其身而後動原是大易道理西此有用之身養晦而待用自是要做事人著着若曰仕途滋味亦止于此檻外桃花眼前瀑布竹間板輿何所不足意暢

懷安取忽逐逐風塵哉然冬極必春祇恐造物不肯
令謝安石久臥東山也日來過西陵竟草草而別且
如許積思都未得盡所謂相逢半句無也然相視而
笑固已不下帶而道存焉若入長安必圖共坐三日
不見一人爲妙遠惠過多不敢不爲老母拜然無以
爲瓊報也其謂爲螯何自西陵抵家卽日逐俗酒弓
塵幾緜綱也想當追還形弓雕矢之贄可耳

答王軒籙太守

臺下之弼理滇子也吏稟稟履霜民熙熙載春也而淵停嶽峙襟期氷清月朗風操此中顯收而黙移者又無慮上下俱拜明賜矣大人正已物正不肖于斯稍窺一班非敢爲佞也士民多拔擢此難凶開從者焦心爲民請改折商平糶手教面教各爲綏征省訟多方惜此孑遺仁人之心仁人之力仁人之言百萬生靈雖百凶之年當有生之色不肖毎共父老子弟爲桑梓手額富鄭公勳位名德爛然而青州活流民

致萬寶首基之則從者今日之謂矣復承明問益仰
見如傷深衷當述以示遠近諸民無不欣欣相告曰
我民都當效死無去矣皆真切情景也竊惟照在何
時面對再終前請也

與周季侯

臺下遠韻素懷定識勁骨不肖雖未獲侍顏色顧時時從文起座間傾向久矣卽今襟領泰山清風前無道縣循政今見次公不肖竊又時時從長安公評中如挼氷玉襟期春和衡宇也弟常妄意我輩出世撑持要在實有用于時耳而四體可以展布每一動念于人必有所濟無如府縣有司且其間練膽練識但能寄自証勘頗有動恐增益趙子桑安能雌伏此英雄璽陽語耳文起常謂臺下學問沉審事事體認不

肯一毫放過計今輔郡數年中間表樹既多淘練更熟名世之業爛焉襟抱中矣美之慕之拭目晉起京卿矜領衆正共支宇內端必鼎藉弟又望之企之若弟四年海虞靡原度日無足長短當可以自建立之時寵靈濫擬耳目之司綆短汲長原非其任乃當今鉴鬲之秋議論棼多之日積誠以爲感動漢小羣以成大羣此中事諒弟必虛具此願耳無補聖明可惜此日臺下將謂弟何或有隨宜撐支竭吾力以盡吾心亦必有可以自效者恨弟夢夢憒憒久矣臺下深

心憂國留意成入幸有以開我無謂弟不足救為臭
味中人不足挺誨直遠而棄之也如何

與李懋明

翁臺之行不肯遽以俗纏未及一别甚爲抱歉秖以爲殿廷正須幹濟如范老胸富甲兵當事者推轂如恐不及而不知猶若有待何也嗟夫彼未必眞阿骨打金兀朮時無英雄使敵人氣驕豈眞無英雄哉眼頭不亮格套不破信任不專即英雄無自見長而遜事如此用人如此眞英雄亦不免抱瑟退投袂歸耳承命希得言路一入推引夫悠漫覯時誰思頗牧而輕疑畧士誰信曹丘未嘗不逢人說項而耳邊風付

之未必非以不肖人徵言輕亦只不肯急人任事總之天未欲天下平治耳奈何奈何乃不肖猶竊有慟也目今兵無餉無將無既難措手而內之張仲孝友無人即有南仲而呼之不應託之不得亦難成功英雄一腔熱血灑向何處丈夫不封侯廟食便圖跨鶴飛雲如此世界不肖滩願從台翁爲世外之游是眞快活翁臺以爲如何此時斷非眞豪傑出世之日也翁臺不笑滩迂措大好作兒女牖下語哉

寄翁完虛

客歲奉寄數行其中云云弟實有心感慨于時事也偷枯已甚于國不必有益而且終于已識力與功名有損然一時卽不欲風之所靡人敢爲勁弟間與二三同𠎝聞說天下國家事當平心和氣講求不必盛氣以相爭酸醎辣苦不妨彼此參同而不必堅爲距互爲敵卽凡處事當寬一步在我旣得所安頓在人亦與得一退着弟之大指如此聞之外論頗有不喜弟者此亦止可向台臺道也弟原不狡猾但意之所

向卽利害禍福都癡不知避端不肯從時趨浮沉構眼前熱鬧一兩句稱賞便作好勾當自打入牛胎馬腹無出頭日子也惟是弟識力有限同心人與質証處都少日日望從者入長安便事有主張當不至臨時躊躇或至鹿亂前聞有四月入京之信弟已别移一寓灑掃場屋以俟不知尚未有定期令弟怏怏失望耳按垣之附實台臺推引主恩旣重知已難酬一或負官便累終身深有悚懼台臺不我棄做而賀我耶乃彈冠尊首敬百拜以承弟不知他日能仰副否耳

失題

客歲一函附候後卽忽忽至今矣想望丰神每于天際朱霞空中素月依依如見也年來推陞姊多位不配望惟是眞人隨時行素借官布澤不必榮官卽如豐芑之地延尉有特卑陋之平者不僭不濫更多所平反此于縣官爲益非鮮而我得借之以立功立德益增累其聲華亦自我輩快事耳今咨儕弁舉望俱深矣持衡者定能虛要地首席以待也匪漫匪漫弟眈眈于役冗冗家居入直有期建明無術庶幾得借

鼎台從于北寅清司馬之間夕朝可共披心領教當益有匡成弟固拭目望之爲日以歲也遠承遼使下臨邕據手教宛是即温弟恨促膝未能耳想造物除乘之數亦必衷前詘以爲今伸矣若弟固無能贊一詞也肝衡牛首卿雲何當披挹晤楮馳切

寄梅長公

弟屢爲大耳兒矣初七巳出門適雨雨剛晴又雨至十三日遠人䌫繩來涵穉至燈節後便有事不得行矣許多要商量話都不得面請教真是悶殺即兩心相照不見何妨而兩疑有必商畧處終以不得面質爲快悵也我兄作提學道行令甲不以名器濫狥俗情自是正理然旣取得不多務須竭盡心眼無作草草看過所以報朝廷亦以服人心也此皆年丈饒爲者不必弟贅惟是弟孤立無援非要有幫手好做官

只恐無計手做得官不好年兄何以教我問長安與山東不遠有好事當做當說該如何做當如何說便郵內當時有以教我非但欲年丈成就辱契同年成就同年做得好說得好便是報朝廷也年丈行矣弟既不能祖又無以爲贐壇嵩一端聊引濤冷一念幾時起焉　王思延欲繞道信陽以一二日路程易三人說話故當不吝近來東事未見動靜只是在外急而內若不應即如前日截殺西虜搶掠自是爲地方不是示弱而欲用西虜者以爲取怨西虜爲言則

同事又有不協處如此行徑能成功乎劉延伯募兵
北入今是如何弟以爲說出在口便當料理方好不
則隨多隨寡功倘亦完得一件事前本兵條上張俊
武功募兵而言者反言恐借嘯聚者以名武恐聚而
入不得散去奈何二說何衷都望衷折示我也

與錢牧齋

當在虞山獲承言笑傾蓋投知精神膠結矣而形影睽濶音耗消沉一爲迴迴即是十年于茲因精神不隔而好風良月觸言亦實幾經展轉矣弟作令儘多無狀長安人不知何故豈之掖垣掖垣是非之司而弟癡騃之人何堪任此想當事悞耳候命長安昏昏汩汩自謂無關短長虛糜桂玉何益揭身里居從親友說無忌諱話飲無關係酒精神儘自暢適長安或未必忘弟求知有候命計垣人而弟已一念作長夢

矣惟憶當今國家多事人實閉塞海內一片有心如翁丈其人而不一吐抒衷素是則早晚不無耿耿耳耿耿亦不爲彼此寒暄也避匿里居懶性益慣南北行李杳焉絕跡知已如翁丈亦遂欽然乃薰風南來忽拜手教對使捧讀喜如對面虎丘舟中披覩情景旣宛然在目而時事之縈縈于中人賢之落落在念讀至國事無抵止之時又實有再四咸嘆焉而莫以語人者即今寨[illegible]告急擧國周章正陽河水一赤三日旬餘此豈好消息而怡堂之娛自如游籠之封猶

固深心憂國君子恐亦未能即付世於湖山海嶽外矣翁丈期弟砥柱事業弟非其人悠悠里居苟倖藏拙萬一北上而識闇力綿常恐無以報酬知己受事之日或不肯隨風逐浪弟恐風波端不肯容不隨不逐之人耳翁兄其謂之何想望鄉雲披襯何日致去納一聊敬敗衣非曰無衣也

寄張山是

不奉台光遂成一年徃矣頋屡拜手教常時如對溫嚴而疎懶孺子反若省候澗絕夫亦以欲吐衷私須得而布辞常尺幅起居祇凋堂記一番耳今春入黄陂原擬单騎入山摳趨領教而風火中爲兩使迫大發寒熱遂踉蹌以避會有妬之者矣隨以衆人賑粥相伴竣事即應門之童亦多病若樂山堂下遡焉漣生一介往來即知已不督之形骸之内而自檢形骸貲歉無地矣台壐新祉想日熙和鼎中大丹報就天

上石麟叶祥壺天之樂無涯洛社之招攜自暢祗是時事多艱廟堂鼎藉蒼生急想司馬相公早出耳前聞會推有定而尼之者祗以我輩不能奪地市肆逆迎人之故嗟夫如此不待一覘之人不見推而反見抑何也譬如萬斛之舟不用以重載而但泛擢之烟水間為觀謀國何人真可長歎即今遼事大壞多是邊人啓釁鹿死不擇陰耳敵擅參貂之利王甫女子之欲嘗不悔禍如果有叵測何不長驅而沮焉自退今既陷堡殺將勢大難勦然勦之亦不獨在兵在餉

在將而在居中節制之人阿嚮台朶兒只伯之役任
禮蔣貴無靖遠統之未必能爲今日之靖遠自當有
屬夫敵已在目中股掌圖廻定有全算思掂孺子敢
忘國恤其肯以此中窾的方畧相示乎惟台臺莫棄
孺子于不足教也至於滇之所膽行徑照在秦鑑者
十一年于茲矣拙癖無媚好自行其意不顧功名窮
貴處則有之卽或他日當職以職掌歸之朝廷以是
非付之定理以功名付之命數內期不負用我以報
生平知我竊奉達天德之旨于大君子矣此私心所

獨盟也

寄高貴大哥

漣少從兄訓倖博科名報國未能祗慚祿食而頭顱半白忽是五十無聞矣憶當年從讀山寺燈火連牀月案雪窗風雨慰藉即或有時間隔斷無逾月經年惟是去春至今忽漫長安一別遂原錫兩地也我兄大志未酬寄官翹席詩酒師生從容書史兼之兒孫膝下依依誦詩作文更足洗眼送懷而弟今年入直以來便覺事煩而苦飲食無人調理常是五鼓出而日中未退食者有之以半白之人徒涸度長安妹無

甚味可嘆也得手諭開讀不勝感慨欷歔益歎親恩未報雖亦日食大官而生我劬勞者安在隻影一方非無僚友追隨而皮肉相聯者若遠至于建明無力君寵過隮讀家世編中補衮忠謨祇深虛生之感妹負燈窗督課之深恩矣弟自上冊立　今上疏後適先帝奸醫用下藥于勞弱之後心旣不平兼以鄭貴妃猶眈眈欲成太后將于　先帝昏憒之時矯撫幼主之命此事一不知防將　兩朝父子都歸毒手且無論禍天下矣自念世受國恩含此不言安用我爲

飭鳩同心左年兒昌言于朝集文武于卌九廟之傍明以道理禍福諭鄭皇親令傳語貴妃貴妃見外廷有人邪謀已伐乃一夜移宮疲幾君側之禍本已消然而封后一案猶有根蔕未斷且　帝疾甚劇奸醫終不能放過故擀一次疏諭之已將些須行李一一封識但一有事即付徐京威檢理恐無見吾兒之日矣乃　社稷有靈反受　先帝特達之知特蒙　召對者三彌留之際與聞　顧命且頒　欽賞此千古所無及初一日五更再召入未及對而　帝崩矣是

時李寵多奸而悍毒甚于鄭　先帝生前曾有意付
今上與之撫養　今帝弗顧也弟意冲齡易撼亦
易惑萬一一入其手挾之誘之禍當不測因促閣部
大老急請　皇長子見令即呼萬歲即捧之由文華
殿送入慈慶宮文付二三老內官是時宮門閉守者
嚴人入而方從哲苦苦縮濡不進弟再三促之謂待
肯弟云要奉誰肯我輩已是奉召來者事幾間不容
髮奈何待謀成而爭之何益乃呼門者門者故阻弟
擁方與二閣老進門者手揩方弟一拳擊門者大嚷

云奴才我輩是奉召來的今爺已崩如何不容我等進入哭臨且　皇長子尚少汝輩閉門不容我等入見意欲何爲因高聲大賊諸內使都來陪話詡守門人不知盜我以論崔文昇及鄭妃內官因人入圖目我熟也因慈傳請見旣哭先帝畢因請見　皇長子呼萬歲畢卽手扶之而行擁入文華殿成五拜三叩頭禮卽迎入東宮共分付衆老太監曰今日交付皇長子公等無令輕回宮但出須我等入護雖李妃來請堅無聽旣出乃鳴九卿上公本請李選侍移別

宮左弁兒單本論李氏閙李氏大發狂肆欲召閣部燮請　皇長子將欲乘篠傳旨要處左御史左光斗弟適在東宮門前坐外邊傳言入有十餘內官相對云李娘娘果有人來請　萬歲有老內官云他衆官交　萬歲與我他們不來誰敢送　萬歲回宮弟因言傳語李選侍他還要衆人請　皇長子封他他莫多事他非太后誰敢召見我虧你便道這話是兵科楊給事說的因出外與兩衙門說不要理他再等他一日看是如何此初四日也及初五日入朝與方相

言明日上登極當回乾淸宮老先生好催李選侍移
宮方唯唯及朝退內官向方回說已是教移宮弟問
已移否是幾時移內官曰我們不敢去說昨日叫我
輩跪了一日說如何叫他移宮我是撫養哥兒的弟
曰哥兒是誰呼得的好不知事內官入因共方相言
今日必不可不促移宮明日無再還東宮之理方相
云我上揭去催但移即是初九或十一二也罷弟云
如此上登極後還住何宮方云再在東宮住幾日不
妨弟躁氣大發便大罵云是那裏話做了　皇帝又

要他任東宮世間那有是理方相郎欲出弟揞任日
老先生要往那裏去講明自移宮日子方好去相公
與衆人做的不是李家官喫的不是李家飯如何只
要　天子讓宮人只有宮人那移日子聽　天子那
有　天子遷就宮人　祖宗二百年餘乾淸宮是
天子居的　先帝不在只該　殿下住或　中宮居
或　生母居選侍何人却敢占據選侍無謂　殿下
小此是神人共主卽鄭貴妃亦當稱臣何況妾媵我
等受顧命之人只有先顧　先帝子孫體統無強幼

無從宮人之理且外人有許多話我等不便言問宮中寶庫是李進忠劉遜共相盜取且不要盜盡了先朝寶物從出宮去是時喫聲甚大達于大內隨有司總出稱卽着今日移宮卽具揭了方旣出我等又捉住具揭進揭未下已在移宮我本剛上劉遜盜如許大寶大珠卽被人拿出　社稷之靈也李氏卽日移入別宮初六日　上乃歸乾清宮凡遜侍之黨劫拿了頭目而宮中乃清矣此皆弟拚命事僥倖猶幸見信然大老及衙門入愧者有之愧生忌亦甚多也

再寄高貴大哥

衎齋想安和也弟月來苦甚冗甚飲食起居都要自家口動手動不似任年猶得半日半刻閒也弟受先帝之知三叨恩賞正人君子深心念國之人過謂初一日當入心洶洶諸老漫漫時非弟手披乾清宮閤人擁促大老請出　皇上脫離毒婦奸寺之手此十五歲無母無王　沖儲動展不得無論別有凶危而弄權作奸此時且不知是何世界即初五日不是扯住相公大嚷擊瑙迫以道理恐以禍福此時宮尚

未移讒奸婦弄　天子避位東宮亦不知是何結局韓魏公斥廉利害猶百不及此而妬嫉之人且視爲眼中刺矣鄭李錢神與其羽黨多爲揑詞謂李御巳絕食投繯邪人送弄筆舌詆抹前日之功作後日之罪嗟夫　天子豈有廢母楊貴妃趙飛燕姊妹喜豈臣子都當以宗社作人情一味奉承況弟只教移宮原非教殺李侍如李侍以妬逼　聖母大敗　先帝之德大欺　小主怕要皇后之惡人以亦何害況弟移宮之日即語三相六卿面屬諸大璫云李旣移宮請

上無念前嫌今既待之以恩禮分付官人小寺好
生扶侍其餘奸黨都與除豁不得聽信中株連以快
恩譽初七又再祝相公初十日又惓惓轉言聞 皇
上賞銀二百兩四盒飲饌李侍固快活甚也此其默
默調停費如許精神而小人乃欲弄紙上文章以相
快相攙弟止聞之發一笑謂我輩止當求真有益于
朝廷而何必有其名適左御史有疏 聖上乃發一
聖諭說出前後情禮方相又封還不發出次日又
召我等到乾清宮前 上面與王王妃前親分付相

公云　朕與李氏大讐今待他有禮相公又言無暴
遐侍之惡遐塋收囘　聖諭　上竟拂面而起及弟
等求見　聖諭乃處得極好旣念母又念父但罪李
進忠盜庫諸奸旣可以明　皇上之心又可以消外
廷之言而相公固欲封還可歎可笑今已發抄矣諸
無見識之人與李鄭之黨流言乃止近日又因遼事
請加二少司馬設防山海關請能舊無用本兵此皆
是不得不言亦旨俱施行不可闕不陳行言聽然而
妬者忌者終是眼熱也弟亦知有　社稷耳諸本稿

附覺時弟已轉兵都只苦未能盡職掌也十一月內
可邀覃恩誥贈父親然焚黄何用傷哉負米未能知
大哥當并有愴然也

復申陽揚州守

月來久旱靈雨一朝應禱雨而晴晴而雨賢山泖水一坙黍麻遍野頓換焦枯可知百室共盈士民鼓舞共感造化生我者矣用作霖雨茲其肇端報國願年豐額手明惠爲多弟未及趨堂一頌大田之三章耳黃輿如盖深護天中正深憶戀乃手書寵下情誼肫摯不惟不督責部民之疎遠自外而反若不忘野人爲雲天之誼不肖亦何以承戢哉過分廉俸揣分適涯而賜出尊者直有剖腹以藏耳

與鄒南皐

不肖漣識字時即從走卒兒童口中知有南翁先生海內正人君子每于邪正紛復之關急望先生一出以救正已物正之化而海莊四十年天固有意遺老成以襄冲聖中興之業也計當廷尉命下投卜亟上縉紳衆手相慶無不曰名世出矣天欲平治矣無不洗心易慮祈一得當以聽先生師帥提攜若不肖漣者跂幾一望顏色以慰生平而不庾人徵府疑不能不引避以逃自託孺子無緣即欲一叩龍門咫尺

而終不可得俗骨薄根自分與有道日遠矣病廢以來日益避匿深山聽依念切夢想神勞而終不敢通一字非懶非冗非敢自外實是不敢妄瀆記室耳何物小子姓名猶在大人記憶寵以手書遠將千里中間獎藉過崇汲引倍至逢人寄書豈先生顧有所私于謭劣之人哉赤心爲國而見微有一念在君者故愛之不啻若巳引之惟恐不及正人題評一字千秋三公披衮豈足當漣之今日漣則足矣顧漣實不足以當曰眞諫官而當日之匡正者何在曰社稷臣而

前日之杜防者無終不世特恩未酬一人孤危可念
讀先生手教感激而汗下又廻遡而淚下也先生覺
在民先德堪世鑄一人託以綱紀之司舉世咸在表
正之內答衆正仰望之心爽　冲主中興之烈先生
定能尗其在我妙有斡濟其中山林廢間之人又自
有拭目以望焚香以祝至于不肖適未必不憂國有
心人既不肯相容已亦無能自効但得君身強固外
患日消受先生之庇爲太平之民足矣引領師門何
當披覩數行附候千里神馳

再啓

逖僻越萬山中不常見報昨忽聞敵已渡河矣經畧之兮不成守固矣而王氏之六萬保敵不敢正視者何以不介馬而逃嗟嗟未知此時山海何狀京畿光景若何社稷有靈惟編有主敵端不能直逼燕薊然而根本之地猶終有隱憂格君之非消邪之伏大人更當爾心焉懸切懸切

與周敬松

客冬謁別後不虞東事潰裂至此台臺憂國心深匡時猷裕用賢如不及經撫司道之間各得其人即至領中樞亦復起用得當安攘大計在台臺提衛中者已儘有條理矣使長安之内大家各營職掌共圖協濟彌一人東顧之憂消内外無窮之隙在指顧間耳乃國家當三空四盡平時料理殊疎一應措辦爲若加之人多嘴多此爭彼競況復紙上機鋒令人照應不暇即今遼亾已近五月禦備殊無成算兵將未集

器用俱空恐敵或以謀定而動之兵乘我緩不爲理之計廣寧一片地未知有何安頓也山林之人猶不敢忘國恤所恃一片血誠毗輔一人獨幸有大人正色立朝耳熊芝老想已到闕君恩甚重人望交歸此行惟願塞馬不能西牧中間集思廣益好謀而成台臺亦定有遠猷于此也游道長淮上不惜心力不避艱險爲國家任事爲邊圉任勞楚人爲多聞之彼中人情躭躭不放者夫國家多事楚肯做事若輩既不肯任又不喜人之任是何見解然肯輕功名任天下

事者終是楚入台臺三朝眷顧主在幼沖　聖上終
未必放即台臺能無念三朝眷顧　幼主沖年𠣘衛
重地非老臣即進退倒置哉

寄李本寧太史

憶令弟本石公師虞山時士夫苦不能知也甚之有遊言于當事者不肖漣謂雖是公子性其實陽明君子久之乃信不肖爲知言乃一都丞未竟其量而復有伯道之苦然虞山尸祝常生而嗣子之光大自遂本石果不死若夫繼嗣不繼產幽明之間更都無憾以此處天下事先生而文人也乎哉而處今主少國疑衆言淆亂之日事誠難處矣而亦自有處法要在當事者秤酌于在人之分量而審固于在己之職掌

我不必與人合而人自不能與我爭人雖與我爭而我必不受人亂若惟其言而莫違則臺諫之設祗以供小人摧折人材之路耳夫秉國者權不可專而亦不可挽穰稜非所以當事而調停亦非所以善保必如是主持定而事乃可行分別明而主乃可尊故如我先生一事自當单疏特題不當以他人叅我有所執以明天下之耳目彼無所借以混天下之聽聞或有推敲寧以我去就爭職掌不以人出處作含糊故新銜舊銜致仕辦事總于先生乎無有而以梓里一

言竟爲人所持崔祐甫非親非故之言非耶先生之有並起也畢竟畧輕而後之罷致仕也畢竟是歟此非止爲先生言也先生以不肖之言爲何如乃周敬松之功于社稷重矣敬松不去部向劉韓必不得枚卜八月十五漣與左御史爭鄭貴妃移宮塞滿朝之氣必不能集九月初一日不肯漣急入請見 今上一見卽呼萬歲一呼萬歲卽請出宮之說未必卽得行初二選侍移宮公本人必不肯上初五移宮之爭亦必無濟于事 今上落于李鄭兩婦人之手矣然

則敬老亦何負于社稷哉而小人必欲逐之使不得安其位世道不幸亦至于此若夫不肯從諸大臣顧命之未原于社稷無與而攻楚者不盡楚人不止故借安遐侍以相傾又爲居功之說以相刺不肯遽與之辯旣恐有干觸而戀戀一官又似失楚人氣骨也前日之歸貿是怯而然懶耳遐膺大義品題何以得此于長者遽則愧矣乞歸小疏請教抵家有㳘呂天啓登極始末紀邇日實記㝎與得鄙削如何

與錢秀峯舊公祖

不肯廢棄以來日日想老公祖備受人間清福也天不靳人尊官大爵而獨吝人清福如老公祖端居多暇詩酒禽魚風花歌管五十年來不作秋色而輞川中人碎珠尺璧亦復爛熳斐韡僅稍稍似之而玉樹芝蘭盈階滿砌則香山緑野都未數數也可不謂天之快人哉不肯又竊嘆四十年來世界之所以日淪胥者以江陵之任事任人爲戒臣庶以江陵任事之人爲戒容容厚福終不任事而惟取于趨權門天

下事所以大壞極弊而不可收拾也宰相謝責于撫權才俊灰心于任事職掌盡弛于姑息意氣日肆于虛憍以至百事破壞眼前邊事中間許多面目男子東止欲靠一二部落西全仗一巾幗婦人豈不可嘆可恨假令當時知人善任異才大器其得畢其力于邊疆即敵與骨打亦何能爲而天下至今無事可也故老公祖之得用其不足于園亭花鳥酒其有餘于玉樹芝蘭英雄得徼天之幸而天下固受其鈌矣老公祖不謂腐儒好作此不相涉之論哉不肯泄廢暫

以來幾半白故心五嶽之游而同入偶病思歸遂暫
返棹抵家則老公祖之手教儼然遠投也崇奬非倫
披讀之際惟有感愧

與李心白問卿

前梅長公書來謂當日正人前後爲時局摧折殆盡者今俱鵲起彈冠可謂君子道亨也更得老公祖入而襟領衆正且覘大人正己物正之化以贊聖明中興端有可卜不肖遯跡懶深山祇有爲世道引手加額耳而疎慵成僻避未一伸燕喜之私盤辟中心則瘏瘵非誕癸手教遞下披讀如對同心之言憂國之衷俱溢楮間使不肖迴遡于今昔之感憤治亂之從來不覺悽悽泣下也當年以藩籬棘手一味驅除使

有骨氣有膽力有忠赤之人俱不得安其位行其志引進一夥柔媚俔仰惟我所聽從之人乘津據要遂使朝廷之紀綱百司之職掌俱從壞裂以至今日東破西毀不可收拾徒使正人君子幾無所措手業已刀在其頸而猶欲懷奸肆毒結連乳倖苟可掩取功名肆行毒蠹即禍在　聖躬亦非所顧嗟夫國家亦何負于小人而忍爲此慘毒哉

與楊制臺

台臺當今名世振古真人節制嚴疆赤白氛靜林庶淵安盖帝倚金湯世藉霖雨矣督敵狂逞當其兇焰飛揚荆襄直可建瓴下耳卒之敵不敢望巴東一步而徐就擒戮則軍中有一先破其膽指授有以制其死命耳蜀楚猶得爲天子之版圖而不勤南顧之憂誰實遺之我儕二三小人之枕穩深山鼾大雲之蔭庇又不啻百叩頭謝日焚香祝而子孫百世祠也樞趨未能肅此代候爲社稷手額舞蹈私衷見于方

叔已試之壯猷帝心簡在江漢銜嶽式靈再藉元老師中有條侯重以太尉專閫何有七國三十六軍霍嫖姚以司馬不足克匈奴十四萬騎此一時也熊羆伸威于崎虜豗豕消孽于指顧所謂天子預開麟閣待矣拭目俟矣非具不腆聊以引氐衣加爵之意不欲爲虛文并不敢作駢儷贅語煩裁答也竚衛錫江山川草木營壘旌旗另一番氣色也

候房老師

恭惟老師功高節鎮儲在帝心晉入堂卿觜次鈞綜正已物正之化内外當拜大入明賜在卽矣遽深爲世道手額非敢作漫語也當今之世長安非必無賢心有餘者識或不足以發力足任者養或不足以當人是之所歸或矯而成過機時之所赴或比而爲隨鉌錙旣未調停昂低自開釁戾天下何由治平也不闢氣運也惟我老師才周四面而濟之忠貞運以平恕務恐好醜各歸其分甘苦疾徐妙中其宜人我之

迹交融而斧鑿之痕不見此門下士十年耳目于茲矣竊謂經綸好手古稱韓魏公今惟老師矣即如江西妖民一事中間不動聲色安頓收拾何等从游無間保全消弭且爲國家養多少元氣神氣豈止省幾十萬兵百萬餉使他人處此不始而手忙脚亂以敗事即既之耳目飾張以邀功昔人所謂須臾懸壼三農望歛卻神功寂若無爲今日道矣故此一入朝也漣故謂治平有象也知之以至誠動物至當處事至盧劑爭也肅勁欵行代候並布引領東私非但爲師

生道義逕相彈兜貫爲天下手額以慶也惟台照在

附去土物知不成享見千里素心可耳

與王玄州方伯

不肖違欽向大君子積有幾年矣日昨躋堂得望顏色衛宇一接氣味倍覲譬如物遇芳春氣脉根荄兩無所將迎而物候春光相忱以解欣欣向榮矣恭惟台臺直大以方淸任而和自是于今治平名世倘得早晚入正衙鈞紀綱之地持其大體提挈衆正襟領收拾羣材精神而宮闈之隂翳仕路之糾纏妙有排挽而消釋之還自刷其腎腸以爲縣官用周成之業所可旦晚遇者此社稷福不肖違且爲日望之矣若

夫召伯之句宣君陳之蠶保中州固厚遡一時造物

然東方甙不能久有衮衣也紫氣想當卽指汴否無

云再圖領教斗山又覺漸遠耿切之懷時有展轉矣

與房老師

前過師門勝領寄語今似已驗其端天下事其且奈何邇事只要參調兵兵又只重土司設無土司兵天下遂敵人乎今土司叛矣又藉重何兵以收土司不善用兵之人只靠兵又只靠參不當摀捉住撲法而待息西江與靠外人并只人衆亂叫亂嚷竊恐天下去矣前述曾共老師言游庠生道一枝兵還當有用益蘇之得頭領練之得方法救東事者以庠生統所練之兵急往猶當有濟若曰七省合兵合在何時且

爲合與捉來之物何益肝腦塗地卽曰土司我無所
以自主而徒示之以重終覆道耳漣又嘗謂適事關
係天下安危與尋常邊患不同須有通天地格鬼神
之人始可辦此沾沾膽略局量可以取功名亦成不
得得君師出武其庶幾不然則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矜今長安機括鄒南老總憲裴台老平章還像天下
可為但須一力擔當閣部協應無如往年唯阿與悠
漫調停始可又恐小人不肯在內邊用精神二老終
不得安位行志耳

啓蕭元恒

世界漸近不佳正賴年兄共二三有識力正人幇持不意以讀禮家居遂孤掌難鳴而奸邪且從中搠弄何藉圖搠局面快恩讐猶可言也只恐禍中于君躬君德耳于今肘腋之患未消胸腹之禍又起而在内大老尚不見有大主張言路意見太分議論又多尚未見是何究竟也弟僻處久未見報長安亦久絕音聞且問成都已圖解否若此敵不早撲滅順流荆襄作何備禦甚爲憂之于今此敵光景後日結局與所

以消弭想年兄定有帷籌幸一一示我

與劉念劬

在長安一年外患內憂天變人事可歎可駭至此只是臣子苟有為心少愛國家當　冲聖在御不當卽開輕大臣厭言官之毒成內竪威福之勢此固可以快恩讐只恐一時中于國不可救耳脊嵩兇焰甚猖此事已難收拾萬一胸腹再潰他症再起和扁為誰藥餌且乏除是天祚皇家可耳事勢至此而元氣乖離內外大小再無相成相協之念如此而能外寧內淨未之前聞此時福清平章吉安總憲氣候似近然

須與秉銓者一力擔當方好若只照舊左右顧看其亦何益且恐兩老人終不令安其位耳于今八想不肯容人爲　皇帝有人候錯䟎了　皇帝亦容了他也罷況復躲懶深山且作䠶䠶何也

與馮少墟書

憶在長安辱台蹙收之聲氣之末自幸有道宗依庶幾時得奉正人教益更願鳴鳳朝陽衆正應和共收一人定國之效而不虞公正之不容矣司馬爽猶洛社人才益見消沉邪從邸報知見朝矣不勝盤舞非以一官爲有無亦曰君子出而受事見公道之漸明而天下之治平當有象耳幾欲一通省候而廢閒之人不敢昔問長安亦且懶與病會乃辱手教從日邊飛下讀之如對滋嚴而中間獎藉之過與愛惜之深

令人當而汗下感而不知所承也至于時事堪憂外患迭見曆𨘢適當民窮國匱明主冲年不于此時併力協心圖紓社稷之憂而止欲快恩讐開人主輕大臣逐疑言官之事成內邊握弄威福之漸不忘禍中於國若但為紹聖之禍君子猶嘗甘之矣天祚皇家端不至此而深心曠識君子於禍本之當消處危機之當杜處大事之當斷當任當言處苟可着力以一片至誠濟之術剤要于主德調而不見其功元氣復而不見其跡儉邪之蹊徑默有所消而不在若與之

爭危微之氣運潛有所扶而不在煩爲之論惟願台臺與同心君子共之耳至於引進得一兩人成得一二件事便絕精做手無調將不可爲卽天命聽之也台臺以爲何如若不肖原言官也無一毫足述卽移官一事原不足言而慫人礙眼弟非不能爭或至閒

新至之厭或以爭開手滑之端故埋頭一逃不知今尚有何罪而人猶眈眈也想其念無非不欲人出而不肖于今已勘破世事淋淡決念爲尚平許邁之游而爲此安排亦太過慮矣

與董誼臺

嘗在長安獲領提諭私幸西北有長城矣脫非威虜妙有機權此卜滎二物柴縣不啻寇倍也而我復無金河山海之恩何恃而不恐社稷之功于是為大非故為漫也嗟夫兵餉竭盡域中講戰講守章奏日上壯猷儘不相下一旦不見敵而先逃經撫何事安危之副託何重而尚不為國受法耶蜀黔之變又復多縣官一事亦難謂非庸人擾之今聞逆敗逃者逃解者解強半社稷之靈尚不敢謂人謀盡臧也楚蜀調

兵一節徒示重于土司又無益于禦敵至于未見敵而逃護之入關又送之歸舍徒增經過雞犬一番不寧而且又熟以內地之空虛竊恐老公祖并州之憂猶未能歇也大約今日太平之證統鈞用入得當中樞經理有條難謂天下事即不可爲是在老公祖早奉特簡入耳朝廷多事非忠臣孝養之時板輿萊服花間老公祖須十年後言之也引領師日披覩何時瞻切未一

與燕吏部

年來正人貞士錮于盛世伏在巖巖者無不彈冠鵲起廟堂之上一㬠幽潛之色豈衆正適際風雲則銓衙中有汲引如不及者矣弟輩何勝爲倫品手額惟是冲聖可與有爲而在位精神不萃故外患內憂猶兩有可虞此在諸君子合力併心于大緊關處妙用一段精誠極體要處深用一分心力使明主默受我之轉移而不見其其慰天下共歸我之護持而不見其迹即小人亦屈服于君子之實有幹濟國家而

無所藉其口且矜不爭羣不黨而小人且黠轉于我之虛平而易其眼界斯無負汲引者之量焉不肖又日爲諸君子望也台裁以爲何如

寄路吏部

憶乙卯夏在京賞瑞蓮大飽郇厨諸麵食時竟是八年矣無論世有變遷人情化幻大喪相繼內外交處正我輩杞憂日也所恃整頓乾坤再乘中興者惟用人是賴年丈當今治平名世也前總銓衡討夾發材館收儲人才衆矣確矣此番推舉內外大小各得其人于以毗輔一人收拾羣策廟堂之精采一振而太平之氣象自新弟伏在家園何勝爲朝廷手額不但在同籍之藉色分光已耳至于弟附在梧垣言非其

任魯以攻奸璫停后封受　先帝之特知謬欲爲
少主杜牝晨之索拂二三大臣跪請託婦人之譏舁
已猜嫌居功議起祗有一逃免開爭端即終身山林
可也不虞閏升謬及弟擬冬盡春初還圖一疏乞休
倘得所請不失善息成前年拂衣初心耳年兄當有
以力贊之也如何

與開封范司理

前在潁川接翁臺言笑領畧神情之外自是淸任而和直方以大局量也任賢公輔之器宰相之才皆從分理外郡時識之如翁臺襟抱又自做秀才時固已宏遠矣希文許大功業社稷行當賴之不肖固不敢爲漫也廢閒以來無復夢到長安乃夬邊氛不靖邦本殊搖兵變亦復時時見告旣屬可憂而內盲何無救正言路大見手滑此其機危關係甚重此有深心沉力精誠通鬼神之人庶幾其有幹濟焉安得翁臺

早入春明提衜于鈞綂封駁之地衿領衆正爲一人
攸君正物正之治平真切真切久無省候過辱注存
令人不知所爲承也無璦可報有心中藏矣楚材得
悲服壁收定有歐蘓入轂所謂天下文章莫大于是
至于去秋不肖兩爭移官之事亦臣子尋常杜漸防
微事耳而禍不中于牝晨猶思中于乳保則前念之
未終亦臣子之隱恨矣

與王崑璧

一別年餘且喜台履與春俱泰也君陳蒞保東邦召伯巡行南國都親家今日事至于笑比黄河人稱爲閻羅包老且當兵賦督併之日兩有調劑上紓國下甦民此共功社稷于是爲大矣弟聞之而喜可知也于今時事東事未寧西事又起内邊亦復多有可虞非臣子能忘杞憂之日要以今日用兵不貴多而貴精東事失利非兵不多之故也將取之行伍拔之廢閒庶有可觀見在總兵都督都只官大耳近見有用

沐總兵之說曰借其威名夫紈袴之子豈知將畧如
此計畧實堪一笑若會張涵老當爲言之弟雖已半
白又苦貧病又侵實有赤松之意前高仰老知海韋
老師動定不知近在何處望爲申念官邸清冷親家
還當接取如夫人作伴也引首卿雲何當握手𢘈楮
惟有瞻切

與曹眞予

不肖歸田以來頹然自廢不復夢到長安矣但 主少國疑內外俱未見靖惟日願衆正道昌經世大君子早入提衡其間縣官早收清平之福耳眞確眞確月來公論稍是清楚近又見一掌科狠毅平章黨同可駭言官固應如此乎若不肖前日之決歸原欲省議論免有角觸令手滑自我開也不虞又多一番同話之事大老于此當有妙劑爲是近聞 明旨且嚴欲直窮到底亦不免天海稍隘不肖欲一疏開解又

恩在野小臣當事自有大老公然申捄似屬非分非法且恐彼中不諒或又謂是故意賣直爲速出山地故爾中止畢竟還當如何恨不能飛身請教也遠承手翰披讀如奉顏色不肖奉教門下有年　主恩未報建明無聞常恐有辱知己今深山藏拙苟得無敗聞于左右足矣幹濟時艱毗輔一人惟大君子好爲之

與宮太常

去秋客邸燈前一別又是桂花天後籬菊香前也非常寒溫反覆情局總不必論以我翁臺天高月湛襟期當九年詠草之後一旦晝錦堂中鷄犬不問兒女慰勞親友任情寒暑隨意雖不驚夢酬答無機始棋淡酒信水信山好風佳月校聖讐賢庭前有接翅之臥雛廳底無上稍之愁事假非遠事不忍去必我翁之樂其快活然也于今一班人只要掃楚人畢竟楚人何可掃蓋在朝則任事在野則快活楚人不避勞

怨故能任楚人不愛官爵故能樂耳然則弟當從翁臺唱若曹子三個喏不然此時亦須巴巴結結未能有濟于事不免有傷于神也翁臺以爲何如前月更欲下武呂圖一晤不則放舟而下竟以堪輿在家病遂日延一日失此良晤恨之恨之然呂稱王舟尚須未涉也此時他無所問但問近來訪得有好道士西坐蒲團上或得有些好消息耳不能依膝半月祇憑數行此情又謝以此字悵結矣

與李淮撫

前辱手教過以識力獎許漉則愧矣其實前之爲孟浪後之爲怯縮矣憶去年此日衆共洶洶以爲必先正位後大殮弟謂洶洶何益冲天冠不會觸人要在先講明大分使李不敢自尊以挾　上又離開陰邪倚仗貨緣之路方妥則無如令李侍移宮若初一荒猶卽登極必任乾清李侍在內積威積寵誰知有少年孺子儼然毋道驅則驅東則東　上無敢誰何又巧以聲色雜投大柄入其手矣此未必然而漸則

當慮也故狠與大老爭調交付選侍萬萬不可其登極斷當成服後令乾淸無女侍方即大位衆老爲弟大言所奪　上亦允初六之期而諸公共以不即位非策面斥背駡只爭一打即京老與左浮丘亦攘臂相向萬一五日之內或有他虞此身無安頓處不足惜如大事何故五日如苡在背鬚髮白却一層今成皤然翁矣仗在社稷之靈宮寢晏然則小人行險以僥倖者耳及十二日安選侍之題目出無不激弟與爭弟思我輩當爭是非不爭勝負况此事是　皇上

心慟事一爭定有干觸將無　皇上手滑自我共開堂武啓　少主之厭穴闢又開玄黄之端一番葛藤是我為戎首也然不去又似濡忍又似居功此終是一去為是而入井雉經之揭厲出不休若不一發明將無遺君父燭影斧聲之疑中間又為言者出卸與大臣顏面上殊多婉轉此又只是怯脚怯手左顧右照生怕惹事無手段之人耳安在其為識力移宮衆人之事獨攘君父忠直之言而又邀風聞之譽不旣聲聞過情是造物所忌不祥之人台翁卸我其謂之

何前有友人寄到李本寧先生庚申紀事一冊子兩
次移官事雖未必詳猶不失爲小疏一刻並呈台教

失題

憶在長安過從深夜凡所爲促膝嘔心有一念一言不從護持國是培養正人圖共天下收治平之福者哉在都二三大疏官邪國是撑持多少郤憶去年入情疑似之間國是紛淆之際而一旦漸就廓清畢竟大君子正巳之功爲多及荒寺一别而正人遂覺分散同心便成南北不肖弟亦且避忌歸矣林居感念時事杞憂未忘明月在天懷我知巳忽于蓼莪之餘接得手教喜可知矣披讀情誼盎楮然亦未嘗止從

晰我間睽離兎見也方今可憂之事東事又其緩者
彼共欲傾正人以翻世界外主福建子內結客魏二
奸王安逐而倪朱遞降中間禍甚畝本在宵人欲從
中傾害君子搆出絕聖之禍卽君身在所不顧弟爲
今日慮但禍在正人猶可言也苐得君身猶幸無恙
則已足矣仁兄以爲何如近日滸道長一疏大有關
係此亦邪正剝復一大關頭也留都淸議主張我輩
有心憂國願言聯屬同心共傳大義仁兄想不自合
前勞也

答朱巡道

前從邸報中讀大疏言言石畫敵已在目中矣一人西顧之憂政可旦晚紓耳可勝引慶永順酋長儘傳叵測但聞所占據者皆諸土司地心未必降以相從即來協以相應此其機可以我握也大都使之不敢易我而又令之不忍攜我總之有胸中十萬甲兵者鎮壓消弭之我輩自可高枕而臥又不必論到酋之厭兵與不厭兵矣黔事長安近復緒多新舊撫意見未一要以酋不必不撫但令操縱在我彼有俛首請

求惟恐不得之意方不損威而可以事難遙度機在迅提台臺以爲何如昨見薛公祖言安邦俊銃打殺邦彥病疫諸酋心頗攜解果爾則爲撫爲勦亦我輩乘利覰便之會矣又敘府龎公祖言奢酋心意猶狂近侵據九思舊寨大抵困獸自不能忘闚我須有以制其死命無綏之而使反而與安合又不得寬安而使得與奢圖亦撫黔蜀者當有深思也問之一二野人之口敢以佐蒭採焉歲忽言除大人日增之福又復一新肅此代候遙瞻三素雲開公淮蔡功成在即也

與荊州太守

當在琴川獲侍顏色瞻韓御李一日千秋更辱肝膽傾披獎期過重感切至今如在也所恨風萍聚對常難而魚素緘題亦復慵鈌是爲罪歉耳每念台臺勁背遠神馮威洞識的是支扶社稷名臣出守三韓正色率屬民旣溫焉如春而當征檄如雨之時獨堅持愛惜根本之論存邺首善首累之民畢竟是安攘至議如此骨力神識寧啻超超羣倫仁人之言三韓至今受用無窮也民有帖安而無虞澤走社稷之功亦

于是爲大此吾黨有心人共有同論也三湘有幸借
鼎旬宣卽今赤白之丸無有竊弄而兵餉叠加之餘
中澤雁安荆州從來多事之地當今有事之時一人
撫厲于南顧則綏靖消弭有受之者矣不肖每爲縣
官手額若廢删之人得以安枕深山其蔵荷怙冐又
不必言矣

寄夏父母

恭惟老父母覺在民先仁爲己任應山彈丸邑也無足辱大君子君臨一旦生成藉鼎則山水實式靈之耳聞報之日士民欣欣盤相告曰名邦鉅公造化庶其福我及徹同年甌寧見書來頌述聖人之淸天下爲任襟期風矩未可一世葢仕以行其所蘊要于樹立故不擇官擇地耳父母子弟益復盤舞若狂吾曹疾苦有告矣饑寒有訴矣有教我子弟者矣而虎冠鼠憑之輩亦各目相覷而神若沮則應山生靈數

十年來何修而得此再造哉當今東征西繕之日民間繹騷窘迫之狀亦既耳聞而目擊矣安輯綏來惟守令最親惠此四方以奠京師我龍社稷之功亦于是爲大而此無窮福力亦實惟吾一念自盟造也若得以暨卑兄之誦述化爲天下文官心豈虞世界不擊壤不肖既爲桑梓慶更爲天下治平有名世慶矣龍門若遠摳衣心切茲因公役之便肅此代候一布子民喜忭企延衷私惟台照在引領卿雲如何得即披覩也

與薛撫臺

家兄淸從宜興寄來溫元老宮詹李涵老道長字屬不肖速代達一書上候新禧益宜興與湖州廣德毗接故訓導與士夫有往來也速不敢爲浮沉敬附伻賞上大率書中意或爲敝縣父母道地乃敝縣令則實敝縣二百年來未有者心心立德念念在民才識又足以濟之器用備自家裝米菜平與民買如錢糧一節當年每銀一兩賠重五分明加三分至折封時糧役先約略每百兩提出十一二兩數錠置官案前

及封銀時每五十兩又定止四十八九兩報足其餘
存者復併入前提出銀兩官自驗進衙由來久矣鄉
民亦安爲常但官于此中一歎便錢糧一聽書吏解
放任意緩急猶可言也每年緊稟追完銀兩量行應
解即竊放明年各役工食每一兩與以六錢至明年
臨徵時徵完銀兩先盡給先領以六錢還舊借四錢
入橐亦由來成慣矣至去年遼餉開有徑拿出買田
放債者夏令初拆封時該管亦仍前先提數錠豎案
上問之故曰此大爺公費美餘舊規令曰美餘是秤

兌本數外零合出者今汝欲我公堂攦金爲汝曹用
平即責坐出遂照頒下法馬較定天平等子不許重
加毫釐置櫃儀門令納戶自行封投收役但驗銀色
發票間出不意查對或有私等及重稱分文者重責
其重稱之銀即令補詎原納項下應山素止用錢常
年鄉人用錢百五十文不能勾上銀一錢今聽銀不
及兩者上錢每錢一文准銀一釐今擔柴賣穀之鄉
人較常年上銀一錢省錢及五十文妻子欣欣相告
也目前淨盜防患保甲法最緊令下鄉止一肩輿緊

隨三四應用人員與之口糧不許食鄉人口水法嚴役不敢犯或有里老饒家壺漿犒迎約其費與之銀錢曰汝等奉吾訓即爲敬官長奈何口腹我取譏見聞此由我未先示戒念汝已費故償汝値示不忍費汝幷示不肯食汝傳知再有餽我者必重責其會中語自飭器防賊外肫肫種樹墾荒食儉省訟意懇而眞人共慶之大有古意非但時賢留心地方仁人喜地方一好官甚于地方得一好父母故直述細詳以慰垂念發一色喜也若一事不實連自信不敢欺公

明爲讒諂面諛之人矣總惟照在束手草草恕罪恕
罪

與楊按臺

當憲節臨應山時，日日盱衡紫氣，以為關尹喜必得長跪請教，慰此積懷，則日日引領而日日不得的報也。偶伴一形家忽有荒塋之役，而不知適入青山口之日，即法駕入滇子之時，懸聯之啟竟成交臂之失。歸家捧讀手教，爽礶恍恨欲死，在適鬱鬱欲剖之衷，台臺孜孜誨我無倦之意，兩懷而不得喻，亦孺子無緣，造物直妬之耳。陽泰方亨，正大人正已物正之會，適共中外冠紳有引手加額耳。攬轡澄清，想當在即

不知猶能于春明一攀轅領教否望望北闕卿雲有懷如結

寄張涵月撫臺

春初一奉顏色抵家卽緣懶深山無復省候閭家沾溉之高情祇有企戀耳日前東事不貞潰裂至此聞遼城陷報不四日卽督兵移鎭淦陽嗟夫使內外當事忠于急公捷于應變有如奔從二三人爲乘敵之驕之慘東人之憤之急無論蘇不敢正覷河西實有復四衛歸遼城之機焉無奈當時止是荒荒獐獐向後一味悠悠漫漫大都大臣苦于不敢擔當言官皆各爭議論諸司苦于各慢職掌卽如不肯速上年條

請山海關揀徤兵二萬統以膽將一防西虜窺伺一備遼陽聲援添二侍郎以預処邊不時之用等事旨已下部矣惟吏部擬用兩侍郎而添兵竟束高閣也至于遼已破壞數月而恢復備禦之策尚未見有定議有先着尚謂長安任事有人哉不肯妄意今日必李綱入方成朝廷司馬相而後敵戒無生事也各邊徵調之役應者既多草率且多相率而逃當梟焚拯溺之時都無纓冠披髮之意可嘆可恨獨開淦陽捕逃立斬十六人以狗此膽未可以許人還是血赤可

體國耳不肖遲雖藏拙深山而時事堪憂猶有隱痛聞此快舉不覺神舞深爲孤立中主猶幸匡濟有人手額引慶但未遂登堂晤言傾倒耳時在信陽山中共合覩王思延開話聞有統兵千總赴滏陽之便肅此數行一布積愫東方卽經撫有人尚未可知招集河北豪俠鼓之忠義激以功名尚須宗澤留心眞切眞切若今諸弁所統解之兵聞非強集卽是烏合未到邊而長泣剛啓行而思逃似未可出關者留之無州訓練備用所全者多想左右定有糾兩于此也

與延陵長

台丈之君延陵也循與甲江南中外共孚上下一口
此就一邑長言耳獨是少年高第而老于吏事且要
路在前而碎瑣必親意閒神定則所稱韓魏公公輔
之量耳于今一切紀綱廢弛乘之元氣凋索思亂者
與喜亂者交相乘眷眷大有可懼東事京口亦要地
也綏靖有人而顯有所彈壓豐芑瀾安拜延陵之賜
爲多要以識拔英雄收服義俠于水陸守禦之備計
台丈都有不動聲色着算于先而劑兩于妙也古人

咽嗟辦大事未可與尋常耳目見耳台丈其以弟有
足與言者哉若夫作縣日深一日則擔子亦日重一
日人情一日難一日此爲俗吏道台丈壑愈積而愈
崇功益增而益茂固已自知之不謂弟爲淺矣日者
東方之事未定是何結局而調徵之爲病重處其先
發者矣在內在外名世爲誰恨無由一問津耳

與糧儲楊道尊

天未厭亂小醜曾不能一創而反喪國威吾楚緊切震隣中間調劑兵食消弭奸宄非鼎藉台從甲兵十萬者在上作無形干城我曹能安枕山中乎今黔城未卜是何局面或兵將猶足支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無爲嘗試則今日第一義計當事着不得一個怯字更着不得一個輕字聞彼中當事亦借楚餉不繼爲詞乃聚萬之奔磯不是餓而垂餓而殍也乃吾楚亦無點金之術而必欲倒盡盆罄束腹而食餓人亦

非所以爲楚計與勦滷之得者此時台臺憂民猷念
深苦壯猷遠畧自是目無全虜可得一指不以慰山
中夏念乎

與鄭爽道

別老年臺老公祖幾年所我輩音耗疎絕且無問鼎湖再泣兵凶四起海內嚣然無復寧宇賈生當此能忍痛哭今尚未定安攘何人與太平何日也台臺其謂此景象如何哉先是弟輩屈指去年當得台臺入銓典選庶幾爲多事之時簡拔得一輩做事救時人出與濟艱仕路一番徵門有厄之者則庶幾留得今年入而督察更于邪正剝復之關大益不謂厄之計深必行其壽爲恨大都情理外事令人惋恨然厄之

之人人材世運之壽而吾楚之福矣我輩要于福國庇民內外一也用人之用大自用之用小而盡其在我官不負而聲不朽君子自不必生分別見矣鼎望且以外而益鑒公論當以抑而愈重討東方亦不能久有袞衣耳匪設匪設至于弟叨在老公祖臭味肝膽金蘭兄弟言路毫無補拾又復入徽府疑引避里居兩年朝事都從腹覩袖覯今忽蹤得清除更叨蔭下樂游化日之舒長益覺長林之暢適似討造化便益太多矣何以消受老公祖當有以教我也

失題

不肖辱老公祖三世之交時彌久而情彌真地若隔而神如貫也而一段意氣深投又在尋常世交之外今益蔭在宇下矣依斗潤河合以金同蘭倚緣何啻三生焉而疎于省候濶于展謁彼千里命駕竟是何人而況公祖世恩畢竟若不肖自外長者也昔人吳楚東南折乾坤日夜浮宇內大觀頌之神舞鬪之色飛然要之地勝耳山川豈無未發之靈奇風物容有待開之苞采大人君子滋培洗發一番風景人文另

有一番氣色老公祖公餘之暇收攬山川檢點政教于范希文所稱山高而水深當有略然暢適焉得者惜杜陵詩人未及見耳地以人重猶之樓以三醉翁名也無由登對扁勒額仟代布依依不腆佐緘引寸草心耳

東南學院蕭元恒

自我不見于今幾是五年同心兄弟如弟辱在年兄者幾人而對晤既難音耗亦濶能無悵恨世局幾變人情波瀾不必深論惟是我年兄台省首俸猶復滯銜南督學未定釋勞何時弟時作積薪之嘆也此亦是江南文運並翊運人材須宗匠鎔鑄培植一番文起八代之衰材預百年之用中興第一快事耳弟班行無補躐封過分甘遯深山使興已者相視雲霄中與大業惟年兄努為之家兄國簡人便肅此代候有

悮萬斛不知從何處說起也

與成容若宮坊

憶去年涂月雪朝老年兄共二三兄弟存弟荒寺也言笑追隨若昨日事忽是歲再除端再履老年兄謂元協泰與日俱新　明天子啓祥闢祚伊初大人開讀進對之間格心事業亦定有與春俱長者弟輩田野之人何勝爲國家引領手額麼閒以來即報除書俱未入目或從人間鬬外侮內褻竊意明主可爲堯舜啓沃拂弼當自有人啓聖興邦天亦或當有意無窮山野杞憂惟日從一二方外曉人講世外話問虛

中秘徐圖爲雲水瓢笠之游無復夢到長安意趣甚奭適所不能忘情者惟同門知契兄弟雲樹月梁猶作有情癡耳

與周太宰

年來人材國祚得大君子提衡即鼎湖兩泣不動聲色默消禍本隱奉　沖聖以辰極之安　先廟不遺牝晨之索不見狄梁公反周之勞亦無俟韓魏公撤簾之跡此爲曲突徙薪矣而無賴偏邪鄙夫必欲葢其跪奉太阿之謬爲是左轉右折尋事發賴二三貪穢小人黃金黑心倡爲邪說敢誣　沖聖陰庇奸璫畢竟中外播煽逐去赤心社稷之大臣拱手付　沖聖于悍璫妖婦之手又欲搆成大獄盡快恩讐真是

天地爲昏魍魎晝見矣時事至此國祚可悲而君子紹聖之禍又不足言矣幸 祖宗猶有靈賴放福建子去奸輔毒樞並去猶無万俟卨助成莫須有之獄耳前奉手教謂旦晚欲上一疏今得旨云何如猶未上似已之亦可益小人胡扯是其常情苟無關君國以不辯洲之亦大臣道宜然耳近來台體想亦安和惟是感念時事老成凋國武時有仰屋嘆耳

寄姚孟常太史

數疏皆弟當日所以來謗罪案也而出疏之故皆有一段苦心無非欲杜漸防微得 冲主安妥而不肯妄言激語與人相駁寧捹一官而歸豈真不能爭不敢爭乎哉當時同事再無主張弟歸者今猶有謂弟當發明一番不宜慫歸弟則以爲寧不爭而今日受謗爲妥偶有感慨于蒙辱肝膽之前不覺一述當日心事他人則無屑屑開口矣

憶庚申八月十七聞皇親郭家振王天麟言 先帝

危甚鄭李彼此交圖封后且共欺　先帝討　上照
管事甚可危　某謀之左道長左欲上疏漣曰此事不
可以口舌爭當昌言于朝以滿朝公卿氣奪之因于
議　神宗謚後促周太宰以帖約鄭養性及諸勳戚
公議于松棚下諸議俱公正漣以兩語告鄭曰今日
只兩言而決一請貴妃移宮上長矣無俟貴妃看視
外邊傳言從自乾清宮不出轉疑轉多今日即移別
宮則疑息矣不然他日有事未便一請君代貴妃上
一辭封后疏使他知妃之賢亦知君之安分鄭養性

唯唯漣隨又言曰今日衆老先生在此不必上疏多言妃賢者鬭我等言定卽移宮定辟封后衆旣散舊銓欲上疏漣言但上問安本請　皇長子移宮無及鄭一言鄭慧人也今夜定移出宮不及明日早鄭果夜出宮矣時八月十六也十八日養性上辟封本中有治命語而十五日夜傳封太后旨仍在閣未繳還也十九日養性送揭到科未見停封旨下二十日聞

先帝疾甚漣私念鄭雖出宮而李日在左右萬一彌留之際前諭中旨再傳串作遺命卽百章交爭何

益成事且署禮科事者何人因在科草疏大列鄭前
後謀危　宗社事即死何辭已思臣子不在成名要
在濟事且臣子事君亦當諱過若外邊傳言進御事
雖備鄭之惡尚在哭臨或不至此入之章奏臣子何
忍出口或中其所諱反堅其所封是我爲助鄭催封
矣安知　上之不能覽章奏而但存此一段忠憤議
論哉故削去諸惡狀以進御之言並歸之傳聞崔奸
流播使　上悅而暢覽或得停封則吾事濟矣不在
批鱗也疏既上亦自分崔方用事李既庇之慮受李

進忠等豈甘兎死　上復病不覽文書方又爲崔秘
契一發票漣豈有全理因歸寓默檢一應行李封識
付在一處並作書別老母妻子只待旨下詔杖耳三
日忽傳宣兵科仍傳錦衣巳傳閣部吏科河南道徐
少僕忪甚孫少伯使入尋漣于東邊拜客地方既入
朝宗伯迎語漣曰大洪何爲上昨日本不開今宣校
尉乎恐　上怒漣曰崔奸貪誤　上何恐不言不再
更慎醫藥老師不必爲漣畏死既至左掖門下周太
宰隨語曰我前日止言鄒內官傳鄭進宮人　上未

御並未說誤醫漣曰此中外共傳何以不知比如漣是老先生鄉里後生或爲家人共醫生醫壞亦當詰問家人責治醫生另請看治若過門不一言是無人情何況幾百年未有　聖君恐任奸醫醫壞不一開口且漣前署禮科如封太后事母以子貴非嫡母生母要封太后何意此論在閣蔣一內閣從臾遣他日之禍滿朝無一人先言成何顏面今日召對死即死耳不敢不爭已內閣方至是時劉韓三相公枚卜方得旨召同人周太宰孫少宗伯向方言今日特召楊

兵科恐爲昨日本事如問及望爲開解方曰宮中事原不好言今聖體違和恐怒不測須楊公認一錯周孫傳語漣漣曰　今上幾百年未有堯舜一旦明明爲奸醫誤壞許世子不嘗藥尚謂弑君今明知而不言相公尚謂我錯且鄭貴妃子非天子何以要封后前諭何以尚在閣中此等事如此含糊彼引燭焚詔道是李沆不可此是何人我不要做亂臣賊子不錯周太宰曰大洪方老先生是好意漣曰豈不知是好意只爲我惜死耳傷寒五日不汗則死死有何可怕

只錯字說不得旣進乾清　先帝意甚悅目遽者再指　今上謂他的事妥了伏侍人都有了他倒好了封太后事已停了是時臺省各候宮門恐詔杖欲上公本救見弟出乃共喜慶今小人抃言係内相叫進四十歲　皇帝從空叫一官進豈　先帝亦　今上冲年乎　先帝召對美事而蒙之惡名不知此輩子是何心腸然遽寧事成而得惡名不欲事不成得杖有好名也
當庚申九月初一鼎湖泣時諸大臣候方相公不至

共商量將　帝託選侍黃司寇且欲跪請李出大案
磕個頭兒交付　皇長子弟既惡言厲色爭之已請
上出文華殿嵩呼後衆議即日登極弟想　先帝
當日只爲鄭妖在宮進藥進女伏大隱禍況　先帝
雖受鄭積威而名位久正年且不少又復練事尚不
能出二妖交搆彀中今李旣積威中宮只知有李何
知有　皇長子即　上亦積見李侍之尊寵何知敢
抗命今日不發明宮人天子名分令人知有皇帝將
李侍移去別宮則　冲人一落婦寺彀中仍前進女

進樂隱憂猶不忍言而蒙敝專擅禍豈小可故衆人言要登極弟力不可在外各官各已朝服設朝入宮大噪謂洶洶如此如何等到初六黃司寇言我等欲今日正位只是某人不肯衆共惡言厲色加漣只爭一打劉是菴亦怍甚謂漣曰今日正了位心上穩些如何弟曰今日事只在處之安不安不在登極不登極且問今日所謂洶洶危急者何故若處得安即懷抱中何妨處不安一頂翼善冠不是麟角儘有做了皇帝有事者議乃定然衆人終謙弟不是即浮丘亦

以爲言弟乃容語前意左即欲上移宮本弟曰遲[illegible]
公疏如前日要鄭移宮機括乃好因向周太宰言之
周曰先時衆老先要以皇長子托李氏議已極確因
大洪不肯我想大洪當有見故爾相依今諸老還說
上付李爲當又將如何遲乃深語前後原委必不可
令李在乾清老先生當會九卿上一移宮公疏但言
李婦人有女御往來于血氣未定者未便云云及移
宮旨下母子同居說出李進忠初四夜逃初五猶無
移宮意遲夜過姚孟常商定一疏入爭未及寫乃大

爭慈慶宮漣至出惡語要與李侍爭衆太廟前可憐
此時只一劉相周宰稍對二三言餘皆納頭背立若
相況者此事只是漣一念迂忠及姚左兩三人互商
後乃曰通王安爲之王安却亦得此好名其實未相
聞也後漣語孟常曰此事我當扳出怨成玉作何買
我只方好嗟嗟我背一點血心只在爲君父遠禍防
危有何別爲卽爲名之念亦無且事在無形之先消
弭只見多事有何好名相加當初若安安靜靜無造
入井堆經許多話說漣　聖諭亦無從出小人反謂

我等多事將良心天理安頓何處自雄經揭出衆共
憤詈漣當有言無怕惡口又似輸服漣想此事係
上心上隱痛漣一言彼必鬨一鬨激　聖怒必處人
冲聖初政漣何忍處言官自我手滑況此事一開
口彼此定起玄黃亦不宜　少主御籙之初言路彼
此聚訟啓厭言官之端我輩爭天下是非不爭一已
勝負心跡移宮事已成李侍恩礎未失功與罪隨人
說去不必喋喋也及賈再有狠揭衆又謂弟當爭且
云彼中已織定羅網相縛不動一動就死不可漣猶

執前意也後遇周公延太史亦謂移宮事公當說說
漣告以前言公曰我非從身上起見今人旣傳李侍
雖經皇八妹入井賈再有揭又不見一人說說誰知
賈揭爲子虛而此說從何起起于移宮主移宮者誰
李得不言雖經無甚干係若入井則上之友愛謂何
宋家燭影斧聲之疑畢竟是當日無人說破乃不得
已上此疏旣爲賈漣過甚恐相及求一段還請加恩
又原入聖母亦喜漣之心亦苦矣豈期聖意過聽當
時且有令閣臣擬手勅奬諭其忠事漣聞之驚語孟

常謂政府當急繳還彼中見安選侍題目既破又添出居功一段說話衆人要弟辯爭連謂何必爭但一引避去位免起玄黄至于拋却一都科還說居功不知居的功在何處乃至今日猶喨喨不已無非謂當日黍晉江破却三大事未做得成舊刑部不得代開太宰又面斥刑部跪奉李選侍之說曰我等無故跪婦人逆皇帝幾番大恨未消其實非謂選侍也

與湖廣熊撫臺

從來幹天下大事者俱以識量而要其合算得力處則一段通天地格鬼神精忱與一片不緇不磷氣骨耳此在於今自當有所闕一字不敢爲諛者昨邇不避以病廢之人野服會城溷擾左右非但爲沾沾子民之倚幸奉顏色兼領訓誨亦不但在沾沾懋文之層叠也此中之甚忭亦有無自而喻者矣昨以弔問王公祖倘聞重慶兵變事大可駭未知果如其人所報否至于府縣俱傷則是重慶已據矣又是社稷一

大可憂事事難逆度圖之貴預總之良工不示人以朴消之于微妙有機召無失先手若郢人之斤堊去而鼻不知庖丁解牛動刀甚微此非老公祖莫辦亦非老公祖留神則事大而拔之費手矣迷妄意此事起于我視土司兵太重而我太輕亦事適成于激而未必有成謀也亦必土兵偶挺而走險而土司未必不悔禍之及也無成謀則無根之謀爲易伐或悔禍則不怙之禍可中回急得一人指往偵其實或有以追而散之說以携之婉諭土司而令自繫其首兇以

討命焉並旁諭其脣齒之交而無使之合險狀其不
兩存之營而使爲我用似皆先着若待其謀成而交
合旣已猖獗焉議于廟堂之上而爭之東事急則調
川兵川事急又將誰調卽未必能有他謀而議兵議
餉又增一東事之憂且恐又開一用兵之難張峪𣹢
之靖浙變王文成之便取南昌老公祖定有遠猷于
此矣遯山林之人無與世事而願爲太平之民治平
天下終埜于名世惟台臺無罪其愚而妄之若夫二
米改折小事已蒙恩准題矣而無田子粒非台臺力

至抵補開銷下之府道終是畫餅千哉一時若至台
縣入朝後速即口血枯乾又萬無望矣

楊忠烈公文集卷六　終